

山東通志

卷三十五之十二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二四六	六九二	三九六九	漢書

內閣文庫			
架	冊	號	類
二九二	六九二	三九六九	漢書
(二七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969
冊數	692 (372)	
函號	291	97



送康若虛赴任金鄉序

唐孫逖

昔太史公涉汶泗登鄒嶧以觀孔氏之遺風康子之吏於是
邦有以見古人心矣况大君出豫將事升中之禮有司擇
人俾佐奉高之邑利在求舊急於使能位俾才難亦可宗也
夫強學者義之用工文者藝之本明識者智之府令名者德
之興子曰疑四德以待百事如農之既勤若射之有志行無
越思往無不利彼游刃於理劇固恢恢乎有餘地矣初余以
朋友之故謫居荒服憔悴相汾縉雲不調明時殆將十載是
舉也所謂理舊汙續常職信有國之令典知若人之晚成五
月鳴蜩載驅翹翹贈之維何折彼柔條餞之維何席彼秀萼

炎雲在天景風拂野時燠方熾吾子勉之請各賦詩以無忘平生之好

小洞庭五太守讌集序

唐蘇源明

天寶十二載七月辛丑東平太守扶風蘇源明觴濮陽太守清河崔公季重魯郡太守隴西李公蘭濟南太守太原田公琦濟陽太守隴西李公陵于回源亭既尊封壤乃密惠好前此濟陽以河堤之虞夫役之弊請南畧我宿及魯之中都宿人訟其不便源明請廢濟陽以平陰長清屬濟南盧東阿歸我陽穀隸濮陽役均三邦利倍二邑不可則分我壽西入濮陽東入濟陽魯之中都北入于我書貢閭闔旨下陳畱陳畱

太守王公盛德帝俞美才人與自摠連率實惟澄清命屬官湖城主簿王子說會五太守于東平議縣乃不割郡亦仍舊已事修讌姑以爲別若夫階抱孤嶠軒飛慶潭阻殘暑於重林速高秋於絕壑其盤何有孺鹿腴羊其俎何有燔兔膾魴李下彫籠冰之以寒水瓜剖銛刃巾之以踈燎禮交乎上當世高賢之相克樂動乎下前古中和之合作抑抑焉堂堂焉奚一人之富有而羣后之緝熙也司徒庀舟以待司功設以告徹饌更服陳羞潔樽自回源起廣泊左拂蠶尾右遺岩山倒岷岫於波際指梁岑於林缺移搖敞豁瞋眇虛曠大皞苗裔可記任宿伯禹山川空流濟汶所遇多感祗牢爲歡焯

熊目成以留客媿容色授以勸酒繁絲踈管紛爾自會雅舞
清唱倏然同引既醉源明以手扳扣舷而歌曰小洞庭兮牢
方舟風嫋嫋兮離平流牢方舟兮小洞庭雲微微兮連絕崕
仍瀾壯兮緬以沒重巖轉兮超以忽馮夸婁兮護輕橈蛟龍
仔兮落落增湖泊中湖兮澹而閑並曲淑兮悵而還適予手兮
非予期將解袂兮藜予思尙君子兮壽厥身承明主兮憂斯
人歌闕鳥獸聞之低昂而相鳴魚鼈聞之泐洞而或躍茲宮
吏安次而不易彼人庶樂業而不遷喜之哉樂之哉字澗泊
曰小洞庭盛集五太守高譙云爾

秋夜小洞庭離譙序

唐蘇源明

源明從東平太守徵國子司業須昌外尉袁廣載酒于洄源
亭明日遂行及夜留譙會莊子若訥過歸莒相里子同禱過
如魏陽穀管城青陽權衡二主簿在坐皆故人也徹饌新罇
移方舟中有宿鼓有汶簧濟上媿然能歌者五六人共載止
源東柳門入小洞庭遲夷徬徨眇緬曠漾流商雜徵與長言
者啾焉合引潛魚驚或躍宿鳥飛復下真嬉遊之擇耳源明
歌曰浮漲湖兮莽條遙川后福兮扈予橈橫增沃兮蓬遷延
川后福兮易予舷月澄凝兮明空波星磊落兮耿秋河夜旣
良兮酒且多樂方作兮柰別何曲闕袁子曰君公行當揮翰
右垣豈止典胄米廩邪廣不敢受賜獨不念四三賢源明醉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日所不與吾子及四三賢同恐懼安樂有如秋水晨前而歸
及醒或說嚮之陳事源明局局然笑曰狂夫言不足罪乃志
爲序

武水孫逖集序

唐 顏真卿

古之爲文者所以宣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終乎雅頌
帝庸作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實係於
此然而文勝質則繡其顰悅而血流漂杵質勝文則野於禮
樂而木訥不華歷代相因莫能適中故詩人之賦麗以則詞
人之賦麗以滌此其效也漢魏已還雅道微缺梁陳斯降宮
體聿興旣馳騁於末流遂受嗤於後學是以沈隱侯之論謝

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未及覩盧黃門之序陳拾遺也而
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頽波雖無害於過正摧其
中論不亦傷於厚誣何則雅鄭在人理亂由俗桑間濮上何
爲乎綿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凡今之代蓋不然矣其或
斌斌彪炳郁郁相宣膺期運以挺生掩寰瀛而首出者其惟
僕射孫公乎公諱逖其先自武水寓於涉而徙焉父嘉之以
詞學登科官至宋州司馬公風裁激朗天才傑出學窮百代
不好非聖之書文統三變特深稽古之道故逸氣上濟而高
情四達羗索隱乎渾元之始表獨立於常均之外不其盛歟
年數歲卽好屬文十五時相國齊公崔日用試士火爐賦公

雅思道麗援翰立成齊公駭之約以忘年之契爾後遂有大
名故其試言也年未弱冠而三擯甲科吏部侍郎王邱試竹
簾賦降階約拜以殊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覽其策而心醉
其序事也則白樂川記及諸碑誌皆卓立千古傳於域中其
爲詩也必有逸韻佳對冠絕當時布在人口其詞言也則宰
相張九齡欲掎撫疵瑕沉吟久之不能易一字公之除庶子
也苑咸草詔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議者以爲知言凡斯夥
多庸可悉數故燕國深賞公才俾與張九齡許景先韋述同
遊門庭命子均埒施伯仲之禮江夏李邕自陳州入計繕寫
其集賚以詣公託知己之分其爲先達所重也如此公又雅

有清鑒典考功時精覈進士雖權要不能逼所獎擢者二十
七人數年間宏詞判等入甲者一十六人授校書者九人其
餘咸著名當世已而多至顯官明年典舉亦如之故言高第
者必稱孫公而已夫然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匹者
矣公凡所著詩歌賦序策問贊碑志表疏制誥不可勝記遭
二朝之亂多有散落子宿絳成等夙奉過庭之訓咸以文章
知名同時臺省乃編次公文集爲二十卷列之於左庶乎好
事者傳寫諷誦以垂乎無窮亦何必藏名山而納石室也顏
真卿昔觀光乎天府實荷公之獎擢見命爲序豈究端倪時
則永泰元年仲秋之月至若世系闕閱蓋存諸別傳此不復

二云

鄆州谿堂詩序

唐韓愈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旣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卽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於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竭心力以供國家之職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署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

日鄆爲寇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而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億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爲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旣饗其從事

陳魯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于此邦之人累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躋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者有爲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入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帝奠九壘有葉有年有荒有條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牧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狗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蠹節根之螟羊狼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旣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菡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躍魚岸有集鳥旣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諏律施用不差人用不紕谿有蓂苒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斲遺此邦是麻

濮陽吳君文集序

唐 柳宗元

博陵崔成務嘗爲信州從事爲余言邑有聞人濮陽吳君弱齡長鬣而廣顙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于物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卿相賢士率與抗禮余嘗聞而志乎心會其子偁更名武陵升進士得罪來永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得徧觀焉其

爲辭賦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爲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爲誄誌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鄉而升之天官古之太史必求八風陳詩以獻於法官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命於王而終伏其志嗚呼有可惜哉武陵又論次誌傳三卷繼於末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

送崔羣序

唐柳宗元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于千仞之表和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議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直方之誠以正其性慤論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與是故曰章之聲振於京師常與隴西李杓直南陽韓安平洎予交友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彝慕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悅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宜求正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視默與道合今將寧觀東周振策于邁且餞于野或命爲之序余于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睦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于儀曹敷于王庭甲俊造之選首讎校之列然吾不以是親之於其

序也載之其末云

顏魯公文集序

宋劉敞

魯公極忠不避難臨難不違義是其塵垢糠粃猶祇節而誦習之將以勸事君况其所自造之文乎然魯公沒且三百年未有祖述其書者其在舊史施之行事蓋僅有存焉而雜出傳記流於簡牘則百而一二銘載功業藏于山川則十而一二非好學不倦周流天下則不能徧知而盡見彼簡牘者有盡而山川者有壞不幸而不傳則又至於千萬而一二未可知也吳興沈侯哀魯公之忠而又佳其文懼久而有不傳與雖傳而不廣也於是採掇遺逸輯而編之得詩賦銘記凡若干篇爲十五卷學者可觀焉蓋君子多見則守之以約沈侯好學喜聚書聚書至三萬卷若是多矣然猶常汲汲如不足者至其集魯公之文使必傳于天下必信于後世可謂守之以約而尚友者乎予是以序其意

周易序

宋程頤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尙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

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于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于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

春秋傳序

宋程頤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立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于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

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詞隱義時措時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詠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尙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子悼夫聖人之志不明于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迥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鳧繹先生詩集序

宋蘇軾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况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者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

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也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旣沒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旣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堯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徐幹中論序

宋曾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賞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全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澹寡慾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而曹操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

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生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况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之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繆而序其大畧蓋所以致臣之意云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雜詩石刻序

宋曾鞏

齊故爲文學之國然亦以朋比誇詐見于昔俗今其地富饒而介于河岱之間故又多獄訟而豪猾羣黨亦往往喜相攻剽賊殺於時號難治余之疲駑來爲是州除其姦強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未幾囹圄多空而桴鼓幾熄歲又連熟州以無事故得與其士大夫及四方之賓客以其暇日時遊後園或長軒遶樹登覽之觀屬思千里或芙蕖芰荷湖波渺然從舟上下雖病不飲酒而間爲小詩以娛情寫物亦拙者之適也通儒大人或與余有舊欲取而視之亦有不

能隱而青鄆二學士又從而和之士之喜文辭者亦繼爲此作總之凡若干篇豈得以余文之陋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

瑰絕可喜之辭不大傳於此邦也故刻之石而并序之使覽者得詳焉熙寧六年二月己亥序

周易本義序

宋 朱 熹

易之為書卦爻象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網緼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情偽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為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為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于瞬息微于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于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象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于精神之運心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一 詩集傳序
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知言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詩集傳序

朱熹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謂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

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旣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

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過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

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柰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咏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

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大學章句序

朱熹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入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

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聖賢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

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于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復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于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已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于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中庸章句序

朱熹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
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
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
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
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
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
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
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
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

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
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
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
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
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
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
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
武之爲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
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
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

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
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
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
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
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
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
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絜
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
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
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
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尙幸
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
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
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說而得其心也惜乎其
所
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門人之所記是
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
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搖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
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沉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
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旣爲定著章句
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

以輯畧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畧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

中庸集解序

朱熹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旣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爲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

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擊誦然旣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書爲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然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二夫子於此旣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記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世

者惟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爲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爲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熹之友會稽石君塾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爲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熹序之熹惟聖門傳授之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熹之淺陋益有行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尙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爲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爲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畧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爲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爲陋者嗚乎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熹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跂於高無駭於奇必沉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爲有以真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抑子重之爲此書采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衆說然去取之間不失其

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惟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脉理之貫通也又以簡帙重大分爲兩卷亦無他義例云

論孟集義序

朱熹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驚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踏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

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搯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流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揅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

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識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亦曰大者旣同則其淺深踈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以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醜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攷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耳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俗流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

春秋胡氏傳序

宋 胡安國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
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
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
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
叙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
當討故曰文王旣没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
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
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
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

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
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
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
功配乎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
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
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旣滅爲後世慮至深
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
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
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常
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

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各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詞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耳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講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于斯時奉承認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雖微詞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大法畧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書經集註序

宋 蔡 沈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

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者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沉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迺敢折衷微辭奧旨多述舊聞二典三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

尙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嘉定己巳三月旣望序

禮記集說序

宋陳澧

前聖繼天立極之道莫大於禮後聖垂世立教之書亦莫先於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孰非精神心術之所寓故能與天地同其節四代損益世遠經殘其詳不可得聞矣儀禮十七

篇戴記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庸學遂爲千萬世道學之淵源其四十七篇之文雖純駁不同然義之淺深同異誠未易言也高密鄭氏祖識緯孔疏惟鄭之從雖有他說不復收載固爲可恨然其灼然可據者不可易也近世應氏集解於雜記大小記等篇皆闕而不釋噫慎終追遠其關於人倫世道非細故而可畧哉先君子師事雙峰先生十有四年以是經三領鄉書爲開慶名進士所得於師門講論甚多中罹煨燼隻字不遺不肖孤僭不自量會萃衍繹而附以臆見之言名曰禮記集說蓋欲以坦明之說使初學讀之卽了其義庶幾章句通則蘊奧自見正不必高爲議論而卑視訓詁之辭也書成甚欲就正於四方有道之士而衰年多疾遊歷良艱姑藏巾笥以俟來哲耳

廉先生序

宋 李格非

齊郡有廉先生者隱君子也少時一負書應舉旣而不知其憎世而醜俗歟亦愛其身以有待歟不然得喪輕重已判於胸中歟年未四十忽然來隱於齊東湖山之鬱盡求其生平所讀書置屋棟間而獨抱夫易以老焉其大者則格非知誠恐不足以知之蓋言所可知以推所未知者則先生始來築室結廬植竹數千木數百若甚暇且易而其堅完蕃茂它人畢力莫能及人疑之曰此先生築室植木有術旣而又見其

種田百畝活十餘口年歲無不給則曰是必能化黃金後四十年考其壽當八九十而見其猶有童顏也則曰必能餌丹人數以告先生泛焉受之不辭或從而求其術則告之曰是安得術吾於築室植木也知不以彼之成壞易吾之誠於家也知不以彼之盈虛奪吾之常理於身也知不以思慮撓情吾之胸中如是耳安得術雖然若有問治天下國家者吾亦將以是語之其友王文恪公既顯欲薦之朝度先生不可屈乃止治平中詔求遺逸刺史王才叔將迫先生行先生陰使人進其弟子鄢雖鄢終身不知也格非之兄和叔以爲其不苟於古可似黔婁其難際似叔度其藏節匿行使世莫得名其高則非仲長子光不可階也以考夫功業則疑其數十年間天下之人有時忠順豈樂之意莫知其然而生恐戾之人亦有時乎悔艾之心莫知其然而作天地之氣其容與調暢足以養萬物而秀嘉草者恐斯人與有功焉

魯義姑詩序

明薛瑄

魯義姑者今魯之寧陽人也當春秋時齊兵入境見一婦人抱一兒携一兒以行兵且及之婦人乃棄其所抱抱其所携急趨山谷齊將異焉追及而問其故婦人對曰棄所抱者子也抱所携者姪也妾迫於兵懼子姪不能兩全故寧抱姪棄子將割私愛而全公義也齊將義其言遂釋之且使言其事

於齊君遂還師魯得免於兵因訪得婦人賜之帛號曰義姑其姓名則史失其傳矣於戲義者天理民彝之大端也義姑一婦人耳乃於兵戈危迫之際能權天理之宜寧割愛子之恩以全存姪之義遂致義感齊人卒安宗國視世之人背公義而溺私恩者平時尙然况顛沛流離之際乎然則義姑賢遠於人矣順天府尹王公惟善實爲邑人讀書而好義於義姑之事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欲表白之以勵俗乃求士大夫之詩章以發揮其潛德詩凡若干首皆得比興之體諷詠之間足以感發人之善心其於世教不爲無補因屬余序書其事於卷端

山東鄉試錄序

明 王守仁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常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間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爲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及其左布政使曹元按察使戈瑄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爲考試官故事司考較者惟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歷四十年來始皆盡用學職遂至應名取具事歸外簾而糊名易書之意微自頃言者頗以爲不便大臣上其議天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較盡如國初之舊而守仁得以部

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寧不自慶其遭際又况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較之豈非生平之大幸與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較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奈何哉蓋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常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予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鎬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遊於門牆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其亦有卓然而顯如顏閔游夏之徒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寧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較者不明之罪歟雖然守仁於諸士亦願有言焉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較者不明之罪矣司考較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恥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爲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耻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

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於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司考較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夫司考較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有爲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乃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可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考較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愧於是舉無愧於夫子之鄉人也已

顏魯公文集序

明楊一清

文章節義天地間元氣所關而國家氣運興衰端必由之然是二者造物恒若有所靳不兼以畀人夫節義苟歉文雖工君子亡取焉唐之文韓柳最著論者終醇韓而疵柳非其文

之弗若也節義弗若也當祿山亂作豺豕哮噬前無堅城顏魯公首倡大順以烏合之衆嬰賊鋒列郡應之如響使賊逡巡不敢長驅而西明皇得從容狩蜀靈武受禪郭李卒成收復之勲要之義氣所激公之功居多比其正色立朝公言直道屢斥屢復百折不屈以戕其軀公之節義炳炳震盪若是隻字片語固當見重於世而况其高文大冊典則沈厚真足以昭示亡極乎公之文初輯于宋人沈氏劉源父序之留元剛氏又續爲搜輯刻之以傳今多不存學者罕得而見散見於金石間者千百之一二耳近錫山安國民泰得傳錄舊本志重梓之請予序夫公之節義不待文而顯然讀其文可槩

知其心公之文非有意于傳而重其人則其文章不容不與夫節並傳也抑予于公之存歿而有以得夫唐室興亡之機方公之舉義明皇聞之曰朕不識顏真卿何如人乃能若是至肅代德宗時則既知之矣是時國步雖艱不若天寶之急授之將可折衝任之相能定國使究其用方岳不竊命乘輿不播辱獨柰之何數君者知而不能用用之弗久且專蓋楊炎元載盧杞輩媚嫉于上而一二羣小又搆毀于下以成其私公徒抱孤忠躑躅不展卒死李希烈之手盧杞爲之也而唐之亡亦胚胎於是矣公乎何損哉於戲是固有非人力之所及者矣予何人斯敢序公集而請者之意有足嘉者不可以默顧是集未經較訂訛譌至不可讀誠得知言者釐正而銓次之則詞林鉅工別自有序述之者奚俟予言

十三經注疏序

明任濟

洛書出而文字立文字立而經乃伊始矣自尼山記政教得失易詩書禮樂春秋並列爲六司馬遷因之稱曰六藝班史無譏焉又以五學配五常而論語孝經并記六藝畧中若漆園氏述孔子西藏書周室繙十二經以說老聃則一以爲六經六緯一以爲易上下經十翼一以爲春秋十二公經也周續之通十經則五經五緯也唐甲部經錄其類十一則易詩書禮樂春秋孝經論語識緯經解小學也其明經取士之九

經則禮記春秋左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
秋公穀爲小經宋合三傳舍儀禮而以易詩書周禮禮記春
秋爲六經又以孟子論語孝經爲三小經則宋所稱九經也
若夫石室十三經始自孟蜀蓋上翼五經若繁星配斗西下
比小學讖緯諸篇則又江淮河洛之俯視夫弦蒲具區俟養
餘祈矣且夫漢儒之爲功於經也烈矣自秦火熄挾書令除
然三代舊篇淹沒淪喪高堂北平顏芝伏勝后蒼費直毛萇
向歆父子孔安國之徒口授筆錄網羅放失發塚壁之藏編
煨燼之跡逮東京魏晉馬融鄭玄服虔王弼何休趙岐王肅
杜預郭璞范甯鄭衆諸賢咸攷詳異同辨正得失

鑽厲遺言

